



呂氏春秋 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海過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必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

傳曰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故必先去也孔子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

次避人其次避言故曰古今一也。案子華子神氣篇

吾聞之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從於城城不下城從於

其次違人與此避人正相合地從於城城不遷城從於

民民不潰民從於賢曾父處邾狄人攻之杖策而去邑

城不壞民從於賢乎岐周人禠負而隨之故曰民

從賢也。所謂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也下文

終古向摯屠黍諸人亦是說在下之賢人注尙未切故

呂氏春秋卷十六

先識覽

一

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孝經曰非

見之也以德化耳故日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

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

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

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知

之必也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

出亾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

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箕子忠臣而疏遠之姑息之臣而與近之。案尸子曰棄黎老

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也息小兒也與此意同姐已為政賞罰無方方不用

法式殺三不辜剖比干之心折材士之股刻孕婦而觀其胞。注殷舊本作肝誤今據古樂篇

注改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周國在豐鎬也晉太史屠

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

周屠黍晉出公之太史也出云頃公之孫定公之子也

苑權謀篇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亾周敬

作屠餘五世考烈王封其弟於河南為桓公威公桓公之孫也

謝云敬王五傳為考王人表作考哲此誤考烈西周

威公為桓公對曰晉先亾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

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

曰是何能為不敢直言其亂也但語以日月星辰之行苑作多不當又何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

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

不知所以也故臣曰晉先人也居三年晉果也居黍居周

也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

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

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

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切磨倚近也無

續以晝日切倚淮南齊俗康樂歌謠好悲康樂也安

訓作切倚法倚是也說苑同

樂極則繼之以悲也康其主弗知惡此亾國之風也

樂上說苑有淫昏二字

風化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亾威公又見屠

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

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詩田邑而禮之二人賢者也

義詩證苑得史麟趙駢以為諫臣二人直人說去苛

令三十九物物事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其尚

善諛之士諛諂也次遺字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

乃分爲二下棺置地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

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廣雅釋言爲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

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白圭周人齊王欲留之仕又

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以所學有五盡何

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說苑作莫之必忠則言

必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

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

此五者無幸必以中山齊皆當此當此五盡。無幸舊

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

矣更猶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

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

上未有言也中山五割地與趙趙卒以之齊悉起軍以

距燕人於濟上燕卒破之不能自存故曰

未有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以也保地養民所以

存也棄而不修

而眾破以故曰造其所以以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
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

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

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

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故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此治世之所

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步長故王者不四霸者不

六亾國相望因主相及言不絕也得士則無此之患無亾四

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封疑比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

雖存皆嘗亾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

世沒世為世。疑是沒身為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

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

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故

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不如吾者舊

誤今從意林改正大戴曾子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

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

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上

位也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天

子舊本作天下訛此段與前謹聽篇同彼云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

則彊者勝弱者暴寡以兵相刻刻不得休息而後進

後諂者進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故欲求有

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

○說見謹聽篇盧云說文茲黑也引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滋今左傳作茲則茲乃

本字後人加以水有實則一字耳遭紂之世也故文

王得之文王才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

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

待禮而令合亦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

可盡也可盡得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

君子也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

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累新序節上篇作纍即史記所云在縲繼中也

晏子曰謏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

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舊校云

交一作友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舊本下復有一也字古也字亦與邪通

後人注邪字於旁以代音而傳為遂誤入正文今去也雷邪蓋以便讀者使不致惑耳越石父曰

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

也○案史記晏子傳載石父之言云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

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如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

此則所以絕之意方明

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晏子雜上篇作意新序同嬰聞察實者

不雷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雷意考其名聲也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

至行不讓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

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爲客敬俗人有功則

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

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晏子新序令子列子窮容貌

有饑色子列子饑體道人也著書客有言之於鄭子

陽者子陽鄭相也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舊本列

一子字案列子說符莊子讓王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

爲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

使者再拜而辭使老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

爲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置

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

曰舊校云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

已而罪我也莊子作至其罪我也又且有罪且以人言

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

列子同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受人之養而不死

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

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

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遠疑達字之誤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照則與不見同。謂一目也

非有異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照異。謂見與不見故曰異。照士未嘗照

故未嘗見照者目無由接也。見無由接而言見說。說讀

之誣億不詳審也。舊本說作說段云當作說說文說

夢言也從言也聲正如也無荒通通用故可讀誣又惠

氏於左氏襄廿九年傳。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

智同。當作同一智也。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與不能智

者其所能接遠也。智者達於明見未。愚者其所能接近

也。愚者蔽於明禍至。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矣。由相

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雖子貢辨敏無由。戎

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為作也莽莽

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壤壤

治之莽莽均長貌。注不明壤壤紛錯之貌史記貨殖

傳天下壤壤皆為利往此指麻之未治者戎人見其紛

亂難理言孰有如此而可以成。故也國非無智士也非

無賢者也。昏主謀以在將也之國也。其主無由接故也

無由接之患自以為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

知接

無以接李本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亾國不聞危君言

君自知不智則求賢而任之故不聞亾國危君也桀紂所以國亾身滅不自知不智故也管仲有疾

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病困將何以教寡人管

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

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即世也亦今臣將有

遠行胡可以問言不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

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疏也無令相近

○豎刀舊本作豎刁字俗刀亦有韶音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猶

尙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恐

又將何有於君子所愛也而忍殺之何能有愛於君公又曰豎刀自宮以

近寡人宮割陰為奄人猶尙可疑耶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

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

死生能去苛病苛鬼病魂猶尙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

命也苛病失也精神失其守魁魘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作苛病本

也觀下文守其本之言似本字是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

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惑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

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尙可疑耶管仲對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

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
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誰謂仲父言於

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

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

通人矯以公令令矯公命為不通人之命。注矯公二

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

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公曰何

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此十三

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

所得無使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

也四十耐凡干家以降歸于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

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履

而絕乎壽宮蒙冒也袂衣袖也以衣蠹流出於戶上蠹

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屏也邪臣爭權莫能舉喪事

楊門之扇三月不葬義史記齊世家正此不卒聽管仲之

言也舊校云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輕無由接見

也疑見無由接固卻其忠信接知也卻不用。案固

屬上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所貴謂豎刀易牙

呂氏春秋卷十一 知接

知接

四日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極意林作及。是何

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

精不能見矣。精微也。故箕子窮于商為紂所困，范蠡流乎江越

王句踐滅吳，雪會稽之恥，功成而還，輕舟浮于江而去也。孫云：離謂篇云：范蠡子胥以此流，意少伯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不知所終。傳聞異辭，遂有流江之說。歟。

盧云：案賈誼書耳痺篇，建寧本作范蠡負室而歸五湖之說，頗相似。疑當時相傳有此言也。昔秦繆公與師以

襲鄭不鳴鐘鼓，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

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三十里一舍。皆以其氣之趨與

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趨壯也。故進能滅敵去之能疾也。

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絕

也。過諸侯之土地，遠行襲國，必不能以克。故曰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重深。○戒

也。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

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

也。○案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非三帥明矣。史記：秦本紀云：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孫云：均屬。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昔若遇師，必於殺殺澠池縣

傳訛。西嶠塞。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

是也。之易識之，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

之易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

之易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

之易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

之易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

卷一六 悔過

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

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

死矣是故哭彼謂其子師行過周周今河南城所謂王城也

王時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要微也曰嗚呼是師必

有疵疵病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

也周家所封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東兵梁仲子云左傳

作橐甲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國建左不軾而

右之約同也兵服上下無別故曰初服國建者兵車四

左傳之均服舊本作初服訛回建注所釋殊不明此似

言車上所建者考工記有六建謂五兵與人也君不載

以下字亦多訛竊疑右之超乘者五百乘本連下為

高氏誤分之時秦伯不自行亦不當言左君位也蓋將

在左御居中御主車可不下今左并不軾右既下復超乘以上與左氏傳微異超乘者五百乘

三百乘左傳作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超乘巨踊車

為天子禮故曰力多而寡禮注巨踊之巨當從左傳

距躍曲踊之距車中如何跳踊左傳所載左右免胄而

下為是蓋既下而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准

矣此必襲鄭遠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擅

君命日矯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

士卒竊為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

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

候暗之道侯視也暗晉國也○案李善注文選謝靈運

晉注亦訛今從善注改正而刪述祖德詩引此作使臣無人字舊本暗訛作

去舊校一作暗注亦同六字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

之地舊校云陷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

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

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盛還師去之當是時也

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襄公文公之子驩曰秦師不

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

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

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彊霸

舊本注又有一作若是而弗擊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

而許之先軫過秦師於殺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

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哭也以說於眾曰天不為秦國使

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殺

也智不至也言但慮襲鄭之利不知將有智不至則不

信蹇叔哭其子云晉人過師必於殺繆公不信言之不

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蹇叔言信不可不信也師之不

臣且春秋卷十六 悔過 三

無反者從楚叔言信生也。首句舊多作而言不可不信今從朱本改注末句詭當云從不信蹇叔言半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師敗帥執故害大也

悔過

五日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曰立爲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也始首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曰麋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麋裘投之無郵孔子玄麋裘投棄也郵字與尤同言投棄孔子無罪尤也。驚蓋魯人名孔叢子作誦御覽同鞞字舊訛鞞案當作鞞與芾鞞絀字同孔叢子陳士義篇正作芾用三年男

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也取大智之用固難踰也踰邁也。盧云踰當本是喻字言大智之用固不能使人易曉

也也注就說文爲釋非是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封界洫溝

也也服法服也君子小人各有制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

我有衣冠而子產貶之左氏襄卅年傳貶作褚同盧云家周禮塵人注褚藏釋文云

音義四分律第四十一引傳亦作貶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與猶助也左傳曰鄭子產作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

有田疇而子產殖之也殖長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

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也嗣續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訛

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言二國人民誹訛仲尼

用則二國亦無子產孔子必無能矣若二人不見用則必無所能為也

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言非但不可施二人罪罰於民意亦

可。注施舊作此說案王肅注家語正論解施生施猶

行也行生也之罪也杜預注昭十四年左氏傳亦云施

行罪也飲而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

今改正二君者達乎任人也任用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

之安習夫開善豈易哉開通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

人主賢也聽無事謂民謫子產孔子無用之為事也乃

賢主所以為事也謫之無治也又賢主能聽

之故曰聽無事魏攻中山樂羊將樂羊為將已得中山

治事治之立也

還反報文侯報白有貴功之色舊校云貴一作文侯

責盧云疑是負功知之命主書曰羣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

兩篋以進秦策作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

也難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

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論士議士也中山之

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凶矣中山之不取謂樂羊

方寸之書則凶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

矣何乃二篋也中主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夫唯賢主能無為

無為故不可凡舉無易之事舊校云氣志視聽動作

與為無為也易一作為

樂成

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

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成湯得夏武王得商故曰

立功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越王句踐破吳於五湖故曰能報其讎也

以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彊大乎湯武以百里越

王臣事吳王夫差為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為羣臣

之前馬故稱小弱魏襄王之子也祝令羣臣皆得志魏襄王之子也史起興而對曰

羣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

賢者得志則忠故曰可也不肖得志則驕驕則亂故曰

不可公孫丑曰伊尹放太甲于桐宮太甲賢又反之賢者之為人臣其君不賢則可放歟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王曰皆如西

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

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

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伯子

云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後漢書安帝紀初元二年修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田水經濁漳

水注亦云豹引漳以溉鄴呂氏所言不足據漢書溝洫志乃誤仍之左太冲魏都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

後斯得其實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

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

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

寡人盡聽子矣聽從也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

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
人遂之也遂成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

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
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

史公決漳水灌鄴秀終古斥鹵生之稻梁案漢書溝洫志民歌之

日鄴有賢令兮為史公使漳水兮灌鄴秀千古鳥鹵兮生稻梁數字不同使民知可與不可

則無所用矣案無所用下似脫一賢字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殺陋

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
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眾雖誼譁而弗為

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啍啍邪國之殘亾亦猶此也猶

與由故啍啍之中不可不味也中王以之啍啍也此善

賢主以之啍啍也立功按魏王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

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西世之君臣也又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何能決善哉此言復謬也注魏世家王字衍以一見定其終身不能從善此言亦過梁仲子云左氏傳襄廿五年正義引此書云魏文侯時史起為鄴令引漳水以灌田與今本異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亾若高山之與深谿有水曰澗無水曰谿若白堊

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亾則不

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孫疑兩可不可

文選東方曼倩非有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

之積累其仁心思慮其善政以求致治也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

八國不聽之謀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勤心國家以致太

作亂東夷八國附從二叔不聽王命周公居攝三年伐

奄入國之中最大著在尚書餘七國小又先服故不載

於經也。梁伯子以諸書皆言管蔡是周公弟唯孟荀

及史記以管叔為周公兄此又言蔡叔為周公兄蓋不

可信全謝山以舉鮑之會將長蔡於衛故治亂存亡其

始若秋毫喻微細也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過失也魯國之

法魯人為入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

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贖失之

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言無所損於

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淮南記曰子貢讓而止善

作亾義今據淮南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

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淮南記曰子路受孔子

之以細觀化遠也見其始知其終楚之邊邑曰卑梁

伯子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

胥傳皆同楚邊邑乃鍾離也此與吳世家所載皆誤

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公卑梁大夫也楚僭稱王守邑

大夫皆稱公若周之單襄公成肅公劉文公也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

之也反更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

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夷吳楚以此大隆隆當作格格鬪也

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公子光夷昧之子也大敗楚

人獲其帥潘子臣小帷子陳夏齧潘子臣小帷子楚二大夫也雞父之戰胡

沈陳蔡皆佐楚戰故吳獲之夏姓齧名陳大夫也案雜父之戰獲陳夏齧在魯昭廿三年吳太子終嬖敗楚

師獲潘子臣小帷子在定六年此誤合為一釋文又復也又復也昭二年傳

伐郢又復也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昭二年傳

楚太子建之母在郢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與雞父之戰同

事一年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

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言楚不知始與終又不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

不能之也黃東發云觀此所引鄭公子歸生率師伐

宋魯宣二年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宋華元率師應

之大棘應擊也大棘宋邑今陳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

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與及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

察微

之事子為制昨日之事今日之事我為制今日之事御

樹華春秋內傳致正云左傳子為政我遂驅入於鄭師

宋師敗績華元虜為鄭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

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宣哉傳曰

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

民刑孰大焉此之謂也古之良將大遺之單醪輸之於川與士卒

已然後可也從下流飲之示不自獨享其味也華元羊

內不及羊斟而身見虜故曰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

已注單醪亦作單醪李善注文選張景陽七命引黃

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致

眾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為致

死者以滋味及之也或以為楚莊王事獨魯季氏與邱

享宋邦又本作獨周形近而訛今改正

氏鬪雞邱氏介其雞介甲也作小鏡著雞頭也。案淮

此互與季氏為之金距以利鐵作鍛季氏之雞不勝季

平子怒因歸邱氏之宮而益其宅平子名意如悼子紇

益已宅淮南歸作侵邱昭伯怒傷之於昭公邱氏魯

又下句作而築之宅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為氏因曰邱氏昭謚也傷猶諧也

世本作革字形竝相近以字為氏當作以邑曰禘於襄

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禘大祭也

之父也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六佾者四十八人於襄

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二人左傳淮南竝同

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人當作八舞必以八人成列

故鄭人賂晉以女樂二八若四人尚不成樂況二人乎

盧云案秦遺我王女樂亦是二八齊遺魯女樂八十人御覽引家語作二八知此二人斷然字誤魯自隱公初用六羽當有六八季氏大夫本有四八今又取公之四俗以往故公止有二八觀高氏注亦本不誤乃轉寫之失也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也乃使邠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亾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為一邠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乾侯晉邑魯昭聽傷而不辯其義辨別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

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同惡昭公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為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不遠國內乃至乾侯故以為遠也

察微

七日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謝子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惠

王秦孝公之子駟也說苑雜言篇作邠射子古謝射通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

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說苑唐姑無果字舊校云親一作視

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

少主也奮疆也少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

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行夫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

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

益不以善為之慤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悖慤誠惠王失

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

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史定此史定所以得飾

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

益衰衰肌膚消也而智益盛老者見事多所聞廣故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

形與習皆衰邪皆俱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

威王好制威王楚懷王之父也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為昭釐謂威

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

梁仲子云楚官有中射士見韓非十過篇此作中謝亦通用蓋謂侍御之官則知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

謝細人也細小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

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

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

難哉除猶開通也故曰而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早淮南

兵略訓鵠冠子世兵篇俱作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史記賈誼傳索隱引說正作旱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

去宥

也與兩家作悍不同但近所行陸佃注鷩冠子本亦
作旱小司馬又云說文旱與悍同音則亦可通用也
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也度法也

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
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

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宥利也又云爲也。注頗

難通疑宥與囿同謂有所拘礙而夫請以爲薪與弗請

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

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

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

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

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

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句別宥

則能全其天矣天身也。則能善本

去宥

入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可

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不可者而可之也不是

者而是之也不非者而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

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充亦實也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

去宥

由起而已矣喻明悖惑。盧云左氏莊十一年傳云禹

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杜注云悖盛貌釋文云悖一作勃此當以治之所悖為句不當訓惑疑是盛字之訛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

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

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

也從使人從不肖自謂賢所為善而從邪辟使人從邪辟自謂善故曰其患也所

謂弓從悖逆也可者乃從悖逆之道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

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不肖者賢之邪辟者善之悖逆者可之也國不

亂身不危奚待也言亂人立至無所復待也齊潛王是以知說士而

不知所謂士也潛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為宣王潛王宣王之子也言知當敬義士不能知其

所行徒謂之士也。梁仲子問前樂成篇義士作議士故尹文問其故云所以為上之故也

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

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公玉丹齊臣卓齒楚人亦

為潛王臣其斃由狂此二人非欲以自斃也然二人卒斃之潛王無道齒殺之而擢其筋懸之於東廟終日以

自斃者也。梁仲子云卓齒齊策作淖齒顏師古注人志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梁伯子云潛夫論作淖齒史

記田單傳徐廣作悼齒注東廟後行論篇注亦同國策作廟梁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

篇在公孫龍前齊王謂尹文曰真人甚好士尹文曰願

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

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

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

舊校云一作矣

尹文曰王得若人可

以為臣乎

舊校云一作用

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

若人於廟朝中

舊校云廟一作廣

深見侮而不鬪王將以為臣

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鬪則是辱也

大夫疑

辱則

寡人弗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

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矣未失其所

以為士一而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不以為

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

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

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

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

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

雖不可治言不怨也

意者未至

然乎

王言意以為未至如是此注各本脫李本有

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

言其說王之各曰殺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

深見侮而不敢鬪者是全王之令也

李本無之字

而王曰見

侮而不敢鬪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

不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

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

穀齊邑也

如衛如之

齊湣

王周室之孟侯也孟長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
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桓公以繼絕存人率義以霸
管子輔而成之不以土地之
大也今此溥王繼篡國之冒僭號不義之人無管子之
輔假有之又不能用喻以桓公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
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總校王詒壽分校金肇麒
許德裕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鎮洋畢氏校本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慎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至謂君也分謂仁

之分也至者義禮律殺生與奪姦偽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滅惡氣苛疾無

至於治也自從也君德合則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

自至應故苛疾無從來也身治則國治故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

也日一理之術也也作爲也遲徐也遲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分地獨也

稼穡則入己分而有之各自欲得疾成無藏匿無舒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

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不欲君知故蔽之也主無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

謂主不以正臨之令臣自欲容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

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

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為

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之也。舊校云人官一作人臣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瞻

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釋也去讀去就

之去。案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則眾善皆盡力竭能矣容也。案廉直剛

諂諛詖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

也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驚矣畢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

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之易也不知乘物而自怙

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詔亦教以用也若此則百官

恫擾恫動擾亂。恫玉篇作恫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分移政在

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國之風也風化王良之所以使

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晉大夫郵無正

郵良也以善御之功死託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郵無正見國語即左傳之郵無恤舊本郵作孫意即

孫陽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

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

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

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

是惡壅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

之所慎也故曰不可不審也審也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

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君明則臣忠臣忠則政堯舜之臣

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桀紂之臣

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厲王周宣王之父

皆惡謚也壅過逸周書獨斷蘇明允竝作壅過今有

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

不得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

眾有司也萬物舊校云一作邦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

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

○舊校云過一作遇又本悅作悅今案遇悅皆非也譽

以高賢而充以卑下實贊以潔白而隨以汗德以汗穢

潔白之蹤里諺所謂牛頭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與上

而賣馬脯此理之謂也將行罷怯以充勇敢之用

同脯義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故芎窮之似藁本蛇牀之

類薇蕪碧盧之亂美玉非綺頓不能別也闇主之於名

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壅蔽二世以鹿為馬此之類

也○薇蕪博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

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道矣國

匹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蓋黑顧反求之愈不得

者其此義邪此牛名馬之類也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

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性也○案注似

主本是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知而不為雖知

與為名和而不矜和則成矣成而不處處居也老子曰

之謂也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無官

為使止者不行謂土也行者不止謂水也因形而任之

物不能制之也若此人者王公清靜以公正神通乎六

合德耀乎海外六合四方上下也意觀乎無窮譽濟乎

無止行流此之謂定性於大湫湫猶大寶命之曰無有無

無形也道無形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

得道澹然無所思慮故忘人也而人慕之此乃所以大

得人也夫其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人得之也

故曰夫其非道也舊本作夫非其道也注同知德忘

今案下數句皆其字在非字上今亦依例乙轉知德忘

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自知有德忘人知之而人

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至知不幾靜乃明幾

也夫其不明也幾近也至有德雖萬里人猶知之故曰

呂氏春秋卷十七 審分覽

此所言幾即今人所謂機警也此與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先覺乃賢意相似注似非也大明不

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大明者垂拱無為而化流行不治小事也假攝

若周公魯隱勤理成致之也夫其不假也亦在其人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假也舊本正文夫

其不能下缺也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

者務濟國事事濟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人也周公有流言之謫魯隱有鍾巫

之難故曰夫其不全也推其本情但管蔡傾邪不達聖人之旨也其大乎子翬有欲太宰之志於是生之也

注其大乎三字衍仍當有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一公字又生之疑是生心

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妙微也若此則能順其天意

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

萬物而不宰宰主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自從始首雖不

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有但能好慕則幾矣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

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扁外欲不入謂之閉二語見文子上仁篇准

術訓既扁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南主

准法正直。准說文本作準从水隼聲而諸子書天之多省作准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今姑仍舊本

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為天下正寧安身以盛心心以

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隲下

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

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大舉發明之以仁義也

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

因人之知以知

之。故曰者本老子德經之言下二語亦是

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

不知人而恃已

明不能察偏遠故彌少也

故博聞之人彌識之士闕矣

闕短事耳目深

思慮之務敗矣

傷敗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

外棄所以為也

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為者所以為之也

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

故曰所以出之不為而有所成與為無異故曰所以為之

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

陰也

東海之極水至而反

反還

夏熱之下化而為寒

更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

天無所制而物自成

至精無象而萬

物以化

說與昊天同

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

言得其人人任其職故盡能也

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

言之當也

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言為當也是以知其言之狂

有以知君之

惑也以其言之得也

狂言而自得所以知其惑也

君也者以無當為

當以無得為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

待臣匡正

故善為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

物不可悉識備

識其物則為不備也注則為朱本作則反有

有事則有不恢矣

恢亦不備不

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為車者數官

然後成

輪輿轅軸各自有材故曰數官然後成

夫國豈特為車哉

特眾智

眾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方道也夫一能

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一者道也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

宋元王閉鄙人小人也閉結不解者也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

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韓非外儲說左云見

說宋人善辯者也淮南人開訓注云宋大夫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

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

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

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

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

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

者先之所以中之也微射其獸走與矢會故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

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智差自亾也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消亾也奮

能自殃奮彊也夏桀彊其能以肆無道自取破滅之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

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

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同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孤寡人君之謙

稱也能自卑謙名譽者不可防障此則姦邪之情得得猶知也而險陂讒慝

詔諛巧佞之人無由入無從自入而見用也凡姦邪險陂之人必

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因猶人主好以己為情所欲

君守

則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從阿主之為有過

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得自得其志也

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

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矣仲作車奚仲黃帝

之後任姓也傳曰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寫后稷作

稼后君稷官也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菜以為稷

奔而以皋陶作刑虞書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昆吾作

陶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已姓也為夏伯

夏鯀作城鯀禹父也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當合也然而

非主道者舊校云主一作至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

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全人全德之人無虧闕也

君守

三日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

長矣長大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暴示眾舊校云暴一

乃表暴之意若作能為威以好唱奮自奮奮人臣以不爭

持位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聽從取容阿意曲從

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匡君進思盡

正君者君當自正耳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後隨隨後

是為代有司為有司君守

爭取容音五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耳雖聞不可以聽不可

定業也臣故不定也目雖見不可以視視不可心雖知不可以舉不可

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凡耳之間也藉於

靜藉假也靜無聲乃目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

以見有所聞故藉於靜心之知也藉於理去物斷義非理不決君臣易操

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目心不廢國之主其耳非

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

君臣亂擾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

雖知就利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避害之本也去其馳

本而求之於末故曰雖知曷知其聞見之義亦然

馳騁田獵也田獵禽獸

聘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田獵也田獵禽

脩其本者弗為也故不至則不知不知則不信言不知

信脩仁義無欲為可無骨者不可令知冰去貪暴施

以致治安國之本無骨者不可令知冰去貪暴施

仁惠若無骨之蟲春生秋有主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

死不知冬寒之有冰雪有主之君能察此言也則災

無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

為可道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謚也

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其滅智伯晉宣子起

任數

景侯子也昭釐侯令官更之以豕小使官更易大者官以是豕來也昭

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

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其耳申不害聞之不

害鄭之京人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聰舊本作聽訛今

昭釐侯之相案下文改聰何以知其旨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

與其聾韻協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

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任用

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

識甚闕闕短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

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固必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

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

梧東極之國○其南撫多顯南極之國○西服壽靡西極

之國靡亦作麻○大荒西經作北懷儋耳北極之國○

南服壽麻南字訛注引亦作麻耳若之何哉何以得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

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

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

之理濟魯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

隨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

任數

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

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為而賢於有知有為則得之矣賢

得知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

曰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

君習近習所親臣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益

曷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

乎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樹七日不嘗粒無藜藿可樹

粒可食故曰不樹不嘗○樹乃糲之訛說文樹以水和羹也前慎人篇作不糝晝寢顏回索米

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而食之選明

食熟選開須臾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

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孫云御覽八百三十八後作欲李善注文選陸士

衡君子行作食潔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炭入甑中棄食不

祥回攫而飲之煤炭煙塵也入猶墮也○煤炭舊本訛作煤室孫云選注作食煤梁仲子云盧

玉川詩當天一搭如煤炭取用此室與炭形近致訛今定作煤炭舊本注煙塵下多之煤二字乃衍文又墮作墜今皆依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

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妄不可信弟子記之知人

固不易矣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任數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為長長上故李子曰非狗

不得免兔化而狗則不為免人君而好為人官有似於

此作君而好治人官職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君

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精甚蔽等

日用而不藏於篋蔽等賤物也日用掃除故不藏於篋

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君好治人臣之職與蔽等何異

能獨當是自見蒙闇也代臣君用思臣識則志衰也率動

作趨走力役之事則心倦臣安社稷利民之事未必

是此誤亦疑虜皆不可解世本云隸首作敷或首當是節首

儀即常儀古讀儀為何後世遂有媻娥之鄙言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

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

赤冀作日乘雅作駕舊校云雅一作持案荀子解蔽

春秋作一駕一字或衍文疑舊校持字乃杜字之誤杜即相士也寒哀作御寒哀即

哀古寒韓通哀舊本作哀誤孫云蜀志卻正傳注引作韓哀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

巫彭作醫巫咸作筮著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

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

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人任其聖王之

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用其人得其所不知也所以知

呂氏春秋卷十七 勿躬

之也老子曰不知乃養其神脩其德而化矣無所思慮

神也無狀而能化化育萬物謂也○謂疑衍否或上當有之字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

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極天

能燭之○日舊註月注同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

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

可障犬通也神與通合生道乃無精通乎鬼神深微乎

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

南面當陽而治謂之天子也而莫為不成莫故善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

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管子復於桓公復

曰墾田大邑○新序大作初韓詩辟土藝粟盡地力之

利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甯邀甯戚○古戚登降

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為大行大行官名

行人掌大賓客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碎死

之禮以親諸侯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碎死

亾不重貴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楚有箴

亦諫臣○外傳新序皆無大字御覽二百七十三平原

無臣字梁仲子云管子小匡篇作鮑叔牙為大諫平原

廣城○城疑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結交也車兩鼓之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新序作成甫

呂氏春秋卷十七 勿躬

請置以為大司馬

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國之九法呂佐王平邦國也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

管子作賓須無王

厚齋云案說苑弦章在景公時當以管子為正梁仲子云小匡篇作子旗為大理子旗蓋弦章之字孫云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弦請置以為大理

大理治獄官

君若欲治國

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命於管子

受管子之命

十年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

已之不能

黃氏曰抄引作不任已之能

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主

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

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

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

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

此則形性彌贏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

愉解

綖緩。舊校云慎一作順人事其事以充其名

上事治也

名實相保之謂

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徧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

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

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

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飾而事實見矣此謂

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

不學正道為淫學邪說謂之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行其情不雕

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不雕飾之以為華藻也。行其情善作其行情孫云李善注文選齊竟陵王行狀

引作行其情今依乙正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

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

職不聽其議有亂眾干度之議者不聽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

驗功○案功字必誤疑當為効又疑是効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八於朝

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愛惡用虛無為本虛無

愛惡也無所愛惡則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正有益於

國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召致相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

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

之人退矣撓曲貪得偽詐之曹遠矣曹眾故治天下之要存

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

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為無益之事唯道是從利民而已故子

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正性是喜

羣眾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能言公正盡能既成四夷乃

臣民春秋卷十七

四

平

和

唯彼天符不周而周

忠信

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

舜之所以章也

長猶盛也章著明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

而拙人

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愚拙者此之謂也

注此字

若此則愚拙者請矣

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

詔矣

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

聽益請者愈多且無不請

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

未能盡無所不知也

以未無不知應無

不請其道固窮

固

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

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

反更多

是之謂重

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

因循舊法不改為

責

而不詔

責臣成功不妄以偏見教詔

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

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復自司以不知為道以柰何為

實

道尚不知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為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柰何為實也自有道之主以下亦見淮南主術訓一二文異不復別出此為實蓄校云一作實則正與淮南合觀此注意似亦當作實為是

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

燭

舜曰若何而服四

之外

荒裔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

皆

夷之遠國

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

韓非外儲說左上任登

際至也

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

韓

非作中章胥已是一人下云一日而見二中大夫

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

以用

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耶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

○易舊作見訛今案文義改正非晉國之故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

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謂耳任登之名目任登之實登之所舉豈

復假耳目哉○舊本吾又耳而目之下亦有矣字今從韓非去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

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

畢盡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

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

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

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能為霸王之船驥故釋之非苟遠也任

庖人鈞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

不得不然也庖人即伊尹鈞者即呂尚仇人即管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為

社稷功名之道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

丈而知人數矣訾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說苑尊賢篇作比功校而知人數

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此注誤

小戶湯之師也謂伊尹見尊師篇管夷吾百里奚○舊校云一作而

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當作豈特船驥哉說苑作豈特船乘哉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說見當染篇

紂用惡來宋用唐鞅○從說苑作唐鞅亦見當染篇舊本作駃唐誤齊用蘇秦

知度

而天下知其凶

○舊本無知字又其字訛作其今亦從說苑改正

非其人而欲

有功譬之若夏至之口而欲夜之長也

○若說苑作若

射魚指

天而欲發之當也

當

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若說苑作亦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

失誠信之數欲人信之故疑

失之乎勢

求之乎國危

失居上之勢以恃有國故危也

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

蟻

螻蟻食也

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

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

察知也此禍

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

通

不用象譯狄鞮

方三千里

周禮象胥掌蠻夷閩越戎狄之國使傳通其言也東方曰羈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

曰譯國語所謂曰羈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狄鞮也○注象胥下舊本衍古字今刪

閩越周禮作閩貉王制東方曰寄此作羈未詳何出國語所謂曰羈南七字疑衍文胡字亦疑衍

古之

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

國千里之畿

擇國之中而立宮擇

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

以爲國所以極治任

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

在德不在人傳曰楚子觀

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馬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其多國昏亂雖大輕是也故曰其

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注舊本作在德之

眾封建非

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

眾

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

慎勢

○孫云李善注文選陸上衡五等論引作所以博利博義也利博義博則無敵也無敵者安故

觀於上世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

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神農炎帝也農植嘉穀化王者之

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近國大遠國海上有十里

之諸侯海上四海之上言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眾使

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家室也王者以天下為國故

日以勝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勝費小故勞也以宋鄭則

猶倍日而馳也倍日而馳以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

已矣齊楚最大舉綱紀加之於所用彌大所欲彌易用

使小欲盡濟故曰彌易湯其無鄣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

鄣岐湯武之本國假令無之賢雖十倍不能以成功業○鄣說見慎大篇 湯武之賢而猶藉

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

滅滅也以重使輕從從以輕使重凶凶逆自此觀之夫

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孟銘篆著乎壺鑑

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寶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

世王猶尚少以尊勢賢士之佐遇天下之民窮矣苦矣

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苦紂之民紂之亂與武王

而戰武王由是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

輻沙用鳩山用標

○案文字自然篇水用舟沙用隸泥用輻山用標釋音云隸乃鳥切推版

具又淮南齊俗訓警若舟車輻隸窮盧葉林宗本作隸俗本作鳩至脩務訓葉亦作鳩矣

因其勢

也者令行

○案因其勢也下似當云因其勢者其令行補四字語氣方完

位尊者其教

受

因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

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

此雖堯舜不能

不能以行其他○嘗識及此疑是嘗試反此

諸侯不欲臣於

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

奚何也

權輕重審大

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

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

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

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

適子不使庶孽疑焉

尊卑皆有別

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

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

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

慎子

名到作法書四十二篇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非一之也○注舊本作四十一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

免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

未定者人欲望之也

由未定堯且屈力

而況眾人乎

屈竭也

積免滿市行者不願

願視

非不欲免也

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

分而已矣分士畫界各守其封故定分也○注定分似當作分定莊王圍宋九月

莊王楚穆王子其王父也圍宋在魯宣十五年○春秋圍宋在宣十四年之秋踰年而始與平故高注每云十年康王圍宋五月康王楚共王審之子莊王之孫也宋君病不以告故不書於經聲王

圍宋十月聲王楚惠王熊章之孫簡王之子在春秋後楚三圍宋矣而不能

亾非不可亾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宋無德楚亦無德故曰以宋攻楚也

凡功之立也賢不肖疆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

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

簡公悼公陽生之子王也陳成常陳乞之子恆也宰予字子我○注王舊本作王子訛今改正闕止字子我諸

子遂誤以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

去一人也相憎不可並也故願去一人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

○舊校云而一作議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

公於廟○說苑正諫篇作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

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

悔同悔恨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

之通也理通君道也○周鼎著象詳見先識覽

慎勢

七日聽羣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聽從也聽從眾人之議人心不

同如其面焉故國不能安寧也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慣于成此之謂也何以知其然

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關尹關正也名喜作

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也名喜作

著上至經五千言而從之遊也。老耽困學紀聞十引仍作

子列子貴虛體道人也陳駢貴齊陳駢齊人也作

貴齊齊死生等古今也。注舊本陽生貴已輕天下而貴已孟子

日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李善注文孫贖

選謝靈運述祖德詩引作楊朱陽楊古多通用孫贖

貴勢伯子云史漢皆以孫贖為齊人此獨以為楚人當

別有王廖謀兵事貴先建策此干

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舊本無此十一字孫云李善

士賦序皆有今據補盧云此下疑所脫尚多引此必不如是而止應有斷制語後安死篇故反以相非

段頗似此處文文此下段亦必有金鼓所以一耳金

別有發端語而今無從考補矣有金鼓所以一耳也

金則退擊鼓則進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得拙所以一眾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

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

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舊校云穴一作

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速貫習不

足以成也不二

八日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目不

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聽而聞清濁之聲清

商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一者平軍必有將所以一之

將也主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

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搏與專同說一則治兩

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

間者不一也驪馬駢馬也在中曰服在邊曰駢策轡策

楚王問為國於管子管子對曰何聞為身不聞為

國身治國亂末之有也故曰為身管子豈以國可無

為哉以為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

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

治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窮

日月窮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

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為近之近猶知也田駢以道術

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

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

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

之也博言之豈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皆有章因

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殷賢大夫治性

壽益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此五帝以昭神農以

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盛鴻五帝黃帝軒轅顓頊高陽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

鴻有虞神農炎帝三皇之一也皆以治世體道昭明鴻

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為楚將又相魏為西河太守商文蓋魏臣也○梁仲子云商文史商文曰何謂也

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

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也曰今日置質

為臣其主安重置猶委也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

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此可不注又不應在次見下得無後人所為乎

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

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

者子言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

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

定○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此下有當此之壯四字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

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少選須與也與猶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

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

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

王錯譖之於武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

故曰困於王錯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

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非難言

呂氏春秋卷十七 執一

問田兩篇史記蔡澤傳皆言起支解此亦可信
既攢射矣何必不齧割唯此注言車裂則非是夫吳勝
於齊吳王夫差破齊於艾陵而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於五湖齊勝於
宋齊宣王伐宋而勝而不勝於燕燕昭使樂毅伐齊下其城七十
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贏絀之化邪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總校王詒壽分校陳澧 朱昌壽校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鎮洋畢氏校本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識言不欲先淮南

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動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

者達之原也故言動欲後

為之入以其言為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實德行之實也名德行之實

名也蓋虛名可以偽致顯實難以詐成故以其實考責
其致今從則說者不敢妄言其為名實而人主之所執
劉本改正

其要矣

要約也

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

焉之

孔思子思伯魚之子也行去之他也

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

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自

以為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

駭擾也

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鳥曷為舉矣孔思

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

韓氏亾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

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

滅鄭初兼其國昭侯哀侯之孫也故適使封鄭之後

此所謂存亾繼絕之義君若

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

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

敢當也弊邑為大國所患昔出公之後聲氏為晉公拘

於銅鞮大國弗憐也而使弊邑存亾繼絕弊邑不敢當

也

大國謂魏國也言韓當為大國所憂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曾為晉公所執於銅鞮魏國不救故曰大國

不憐也欲使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慙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

請勿復言

言封鄭非寡人意也故令客勿復言也

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

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為不義愈益厚也

厚多也

公子食我

之辯適足以飾非遂過

飾好其非遂成其過魏昭王問於田詘曰

寡人之在東宮之時

昭王哀王之子也東宮世子也詩云東宮之妹邢侯之洩○注舊本

作昭王襄王之子聞先生之議曰為聖易有諸乎有是言不

訛據魏世家改正○注未舊衍田誦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

先生聖于子乎也○盧云古于乎通列子黃帝篇今田

誦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其功而

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誦未有功而王問誦

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耶昭王無以應田誦之對昭

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已因以知聖

對昭王已謂田誦昭王有非其有田誦不察察知趙惠王謂

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



惠王趙襄子後七世武靈王之子吳娃所生事治偃止也○注吳娃舊本作吳姬訛今改正公孫龍

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

名為也必有其實虛空今蘭離石入秦二縣叛趙自入於秦也今屬西

河而王編素布總編素布總喪國之服○舊本布作出校云一作布今案出明是訛字故竟

定作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得國之樂也言秦得

地而王布總秦得蘭離石也齊亾地而王加膳置酒而為歡所非兼

愛之心也○所非疑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

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

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困不衛嗣君欲重

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嗣君蒯賁後八世平侯之

子也秦貶其號為君薄疑其臣也故以重稅告之謂民為愚。注舊本後下衍一也字今刪以蒯賁後為君者謂之則八世以序

次言之實六世也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

在於上奚擇言民自藏粟於家與藏之於官何擇擇失也。注失也似當作異也見下注薄

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知猶得也其不如在上也為官

言不如其在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為民言不

如在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聽從國久則固固

則難亾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已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申向周人申不害之族也為公子沓相說見公子而戰戰懼也公

子沓警之曰申子說我而戰為吾相也夫警毀也說我我說之也

戰懼毀之言不任為吾相也夫不滿之辭。此兩節注皆非是公子沓為周之相非申向相公子沓也毀其說我而戰懼將以我為相尊嚴之故而然歟如是與下文皆昭合今注乃言公子沓以申向不任為吾相大謬

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

之戰請問孰病哉孰誰也公子沓無以應應答也戰者不習

也不慣習見尊者故懼而戰使人戰者嚴駟也嚴尊駟驕。案意者

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

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駟則可言以嚴駟者失則可也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

不言高宗殷王盤庚之弟小乙之子也德義高美殷人尊之故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在小乙之喪也論語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之謂也卿大夫恐懼患之忠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

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類善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

言無遺者遺失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

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削桐葉以為珪冒以授叔虞周禮侯執信圭七寸故曰余

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

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戲不誠也。說苑君道篇無人字是周公對曰臣

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

是遂封叔虞于晉叔虞成王之母弟也傳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天帝謂曰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為晉侯此之謂也

周公曰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王室之固輔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莊王楚繆王也讒謬言。案讒度辭成公賈人諫孫云史記楚世家作五舉新序襍

也也史記滑稽傳作喜隱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

也也史記滑稽傳又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

也也史記滑稽傳又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

也也史記滑稽傳又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

也也史記滑稽傳又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

也也史記滑稽傳又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

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使王射不動曰有鳥止

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

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覽觀是鳥雖無飛飛將

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沖至也駭驚也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

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眾相

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讜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

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嚭晉柏州犁之子州犁奔楚嚭自楚之吳

以為成公賈之讜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莊王齊桓公

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發行桓公怪之曰與

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

有聖人也桓公曰諱日之役者有執蹠瘠而上視者蹠

○瘠字無攷注以蹠訓蹠亦難曉說苑權謀篇作執拓

杵梁仲子云墨子備穴篇云用掘若松為穴戶掘不知

何物字與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

身至○說苑作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

分級而立延引級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子謂

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

重言

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

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

清靜者衰經之色也粼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

矜嚴也○顯然喜樂意林作歡然喜樂舊本呂氏作美

樂又清靜意林作清淨本亦多同唯李本作靜又粼作

沸說苑字句亦開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粼然充盈

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喑而不唵喑開唵閉○唵本或作唵說苑

作吁而不言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

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

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

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匿蔽故聖人聽於無

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詹何體道人也田子方學於子貢尚

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老耽學於無為而貴道德周史伯陽也三川竭知周將亡孔子師之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

靖者列子黃帝篇作有每居海上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通擬阮步

兵詩作每朝居海上從靖游靖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

御覽九百五十同靖蜻蜓小蟲細腰終日玩之而不玩

後左右盡靖也四翅一名白宿其父告之曰聞靖皆從女居居所○注頗僻似不若訓處或本作古処字而傳寫

所說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孫云選

注沈休文詠湖中鴈詩作羣蜻翔而不下勝書說周公旦曰韓詩外傳四

武篇作廷小人眾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

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

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精微周公旦曰勿

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

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疵病

外傳說苑皆口喑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

矣紂多惡周之心不能知周必病目視於無形耳聽於

無聲商聞雖眾弗能窺矣窺猶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

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伯雪子

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孫云莊子田子

好矣作今也見之而不吝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

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舊校云故未見其人

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符道也聖

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

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白楚縣

無極所譜出奔鄭與晉通謀欲反鄭於晉鄭人殺之勝

晉人伐鄭子西子期率師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雖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微言陰謀密事也孔子

知之故不應之注勝與庶父當作勝請庶父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喻微

石沈沒水孔子曰没人能取之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中人不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

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淄澠

齊之兩水名也易牙齊桓公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識味臣也能別淄澠之味也

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知言言

言忠信仁義大行於民白公弗得也弗得不得知謂則

民欣而戴之則可用也知言之言不以言矣不欲白公言者謂之屬也謂不仁不求魚者

濡爭獸者趨列子說符篇作爭魚者濡非樂之也故逐獸者趨文子微明篇亦同

至言去言去不仁不至為無為至德之人為乃無為無

萬物成乃有為也故為因天無為天無為而至德之人能體之也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

所以死於法室末小也白公不能蹈無為遂行其志殺

外眾攻白公九日而殺之法室法室司憲也高率方城

室澡浴之室也列子及淮南道應訓俱作浴室齊桓公合諸侯合會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

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

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

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君朝揖管仲而

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

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
 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
 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
 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
 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
 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三塗之山陸渾之南故假
 道於周也襄公文公之子
驪也按春秋經襄公以魯僖三十三年即位至魯文公
 六年卒無卜三塗為祟之言也魯昭十七年傳曰晉侯
 使屠蒯如周請事於洛與三塗葺弘謂劉子客容猛非
 祥也其伐我乎陸渾陸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徹
 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
 卜洛陸渾人不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風

於楚也謂襄公卒至此乃九十六年歷世也失按傳晉
 頃公也此云襄公復妄言也○注引傳多訛今悉據傳
文改正唯非祭也作非祥也誤天子許之天子周
 景王朝禮
 使者事畢客出葺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
 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容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
 之也晉襄公周襄王時也葺弘乃景王敬王之大夫春
 秋之末也以世推之當為晉頃公其不得為襄公
 矣劉康公乃徹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
 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
 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葺弘則審矣故
 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精論

精諭

四日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

言而不顧其資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舊校云毀譽

一作眾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

之也分別惑疑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

惑句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昭字當重亾國之

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亾者國句無

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

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

矣是可不可無辨也辨別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

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理則偽

也偽巧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

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涓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

其死者○死與尸同史記秦本紀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植東少年場此書期

賢篇扶傷輿死亦是意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

告鄧析○意林作富人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意

林作必無得死者患之以善鄧析鄧析又荅之曰安之

此必無所更買矣○意林作必無人更買義必無不贖下五字疑是注夫傷忠臣

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

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鄧析之讒辨所以車裂而死

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

以世詭辯反自為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

黑而主不知故死子所從學者也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

以主不知故窮如仁人此之謂也此范蠡子胥以此流放死生存以

安危從此生矣此讒辨無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

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舊校云一作袴下同案玉篇袴子憤切

也禪衣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

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舊校云一作因所欲

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日謹譁子產患之於是

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

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

篇亦云子產殺鄧析考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歆殺鄧析

而用其竹刑駟歆乃代子太叔為政者則鄧析子產並

不同時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

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囚固

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

日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日子以死為願可以見人乎願

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

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

其意悖悖故名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

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橋戾也擇猶異齊人

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關東六國為從也魏王以為辯達

約車十乘將使之荆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

其行關西為橫髡以合關東從為未足復說欲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故輟不使之也○有以讀為又

以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寡其有

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倅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

不可為也倅堯之巧工也以巧聞天下周家鑄鼎著倅

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倅見之則自銜齧其指不

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注前說是也淮南本

經訓道應訓皆有此語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

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

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

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空雄地名

遇會也約盟也○空雄前聽言篇約曰自今以來秦之

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
 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
 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
 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趙王趙惠王也平原君趙公子勝也
 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
 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
 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
 之三牙甚辯公孫龍孔穿皆辯士也論相易奪也龍言
藏之三牙辯說也若乘白馬禁不得度關
因言馬白非白馬此之類也故曰甚辯也○謝云藏三
耳見孔叢子公孫龍篇耳字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

音藏戎古字通用謂羊也此作藏尤誤盧云作三耳是
 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為三耳但
 此下又言馬齒則此書似是作三牙又案新論言龍乘
 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今此
 注意又相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須臾明日孔穿朝朝
 反非也也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昔昨日也
其辯謂藏
三牙之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言藏三牙
說也也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
 甚易而實是也難易之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舊
者乎
上有也字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
初今刪去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孔叢子有其人理
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二語亦當竝

荆柱國莊伯柱國官名若秦之有相國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

奚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令詞者駕日無馬令涓人

取冠進上問焉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

下十八合為三十謂若公孫龍滅去其三牙多而偏不可均故難也藏去其二少而均故易○正文與注皆難

曉人有任臣不亾者臣亾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析

言破律之刑○注便似當作使宋有澄子者亾緇衣求之塗塗道也見婦

人衣緇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亾緇衣婦人

曰公雖亾緇衣此實吾所自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

我衣昔吾所亾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

紡緇子豈不得哉得猶便也澄子橫認緇緇衣計其禪與紡以為便非其理也言宋亂無

法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羣臣愈

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

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作善者胡

為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

若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

不若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立威王惠子

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舊校云一作良人民人

皆善之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獻之惠王惠王善

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之後也惠王曰可行邪翟

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

木者前乎輿誘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輿誘或作

邪誘前人倡後人利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

也鄭衛之音皆新聲非雅樂凡人所說也不如呼輿誘宜於舉大木也夫國亦木之大者

也言惠子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淫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雖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

辭難窮其為禍福猶未可知也猶尚察而以達理明義則

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或誤古者之

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世之有國

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傳授惠子辭謝

之受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

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聽從惠子

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

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

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

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

呂氏春秋卷十八 不臣

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

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

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

鄭鄆邑名也自拘於齊威王綏弗受子所見宣王之父

幾危危不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

言幾不免難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惠王幸享傳

於魏境內也以為必誠也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

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螟也

州謂蝗為騰諭王與惠子擅相禪受害於義者也梁

伯子云高氏注淮南汜論訓以陳仲子為孟子弟子

弟子為孟子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

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甚

蝗惠王曰公謂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匡章雖然請言

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

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瞻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

施惠子名也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

表掇儀度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而

治農夫者也而能公何事比施於騰螟乎惠子之治魏

為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

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

戰之大敗又將復之恐不勝用乃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

大術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諱舉書其諱惡乃請

令周太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

潞與露同國家空虛竭也

天下之兵四至救邯鄲之兵從罪庶誹謗怨望諸侯不

譽皆道其惡也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翟翦謂惠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舉大木前呼輿謗後亦和之豈無鄭衛之音不若此其宜也嘗謝負於翟翦而從其謀社稷乃存也

○注嘗疑是當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末也字舊作之誤今改正

從此衰矣名寶散出以賂鄰國也土地為仲父大名也

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

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害賊幸而獨聽於魏也言惠子之

用於魏者幸也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

乎匡章之非惠子不亦可也白圭新興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

力也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

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

蕉火大鉅○蕉薪入於門門中有斂陷斂讀曰脅○斂

即坎窞注不可曉舊校云陷一作瑯梁仲子疑斂為斂字之誤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

名氏春秋卷十八 不屈 六

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家氏婦氏○此與衛策滅竈徒曰之事相似然而有

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尙新見遇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

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

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

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愷悌新婦哉誹

汗因汗誹辟因辟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

遇我尙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

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日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而

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泊淡者泊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梁

仲子云市邱之為魏邑無攷市疑是市讀若貝與市字

異沛邱齊地見史記齊世家左氏莊八年傳作貝邱而

貝同音省文作市盧云昭廿年傳齊侯田于沛釋文沛

音貝是則沛邱之即貝邱信矣余案史記孟荀列傳素

隱引呂氏春秋作函生之鼎不可以烹雞疑當以函牛

為是函牛之鼎大鼎也與喻意似更切又案蔡邕集載

薦邊讓書引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澹而不可
食少汁則焦而不熟其文與此正同市邱沛邱俱不聞
以大鼎著名今欲言大鼎何必定取某地所出然蔡集
舊本亦注云一日市邱之鼎故并載梁說以俟後來擇
焉又注能知五味
也上疑有脫文
少泊之則焦而不熟
難臚熟然而視
之蟪焉美無所可用
字無攷疑是蟪與偶踽皆同
惠

應言

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

饑而居鼎旁適為之餽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

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餽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

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蠅馬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

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公孫龍

說燕昭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昭王曰甚善寡

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

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

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

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

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

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曰先

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是曰今王興兵而攻

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

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

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頗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

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

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

謂不為從矣魏令孟卯割絳窳安邑之地以與秦王孟卯

卯乃孟卯之誤淮南子注云孟卯齊人戰國策作孟卯案魏策孟卯謂秦王曰王有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厘洛

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人獻之今此云割絳窳安邑之地窳疑即汾之異文字書不載梁

仲子云安邑魏都也奈何割其國都以與人此殊不可信王喜令起賈為孟卯求司

徒於魏王起賈疑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

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卯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

人詔之也詔告起賈出遇孟卯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

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

無用公公謂卯孟卯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來以

女為司徒孟卯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卯也

孟卯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

以絳窳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窳安邑

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負牛當亦是卯雖不肖獨

魏臣在孟卯之下者其校云乃一作之

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卯如身身王是重

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在責令秦責臣卯雖賢固

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卯為司徒凡人主

官割分也錙銖兩也謂分絳窻且何地以給之給大

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印田邑令秦得其所欲所欲秦亦令孟

印得其所欲所欲責以償矣倘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

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印為司徒以棄其責

則拙也秦王立帝宜陽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為帝也

詐魏王言帝欲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策作周訢以

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

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

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身三論之上也秦索

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

然甚善○舊本注二字在乃輟行輟止不入秦○舊本

今秦雖大勝於長平三年然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十萬於

長平故曰士民倦糧食此二字當此時也兩周全其

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勢是有是之勢是而入

夫夫奚待於魏敬之說也言何必待魏敬之夫未

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舊本作夫未

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衍正文

字又於兩將字下俱注將大二字殊謬其患有將可

不諳文義而以兩將字為句乎今削去入與不入之時

不可不熟論也

論辯也

應言

八曰今有羿蓬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

羿夏

之諸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蓬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為弓名○孫宣公音

孟子逢蒙作逢蒙音薄江反似未放乎此中非獨弦也而弦為弓中之具也

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勞而無功

矣湯嘗約於鄆薄矣薄或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畢

與程同孫宣公孟子音義程音程亦作程注畢程畢豐蓋以豐即程也畢豐皆在咸陽案周書大匡解維周王

宅程三年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岐州左右後以為國衍王季之子文王因焉而遭饑饉乃徙豐焉是豐程不得

為一地雍錄云豐在鄆縣程在咸陽東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鄆文王墓在今西安府咸寧縣畢程疑當即

畢伊尹嘗居於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

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

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已不得

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宓不齊將辭而行請近吏

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

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

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

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勉猶二

吏歸報於君報魯君也曰宓子不得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

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

宓子吏邑吏也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

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

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遣發而令

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存也子之

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為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安約最簿

書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

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

焉曰漁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

之取小魚也古者魚不尺不升于俎宓子體聖人之化為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所舍

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間

行聞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臣

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行於遠宓子

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

之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

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

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

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五字疑誤衍木石之性

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

誠以誠說則信著之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

者不若見其鬪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動感神化言不

誠不能行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總校王詒壽分校陳溶宋昌壽校



